

悬疑！惊险！！神秘！！

蓝玛侦探



推理小说文库

ANMAZHENTAN

神探桑楚夏列

TUI LIXIAO SHI WENKU

湖边别墅的鬼影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蓝玛侦探推理小说文库

湖边别墅的鬼影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皖)新登字 0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湖边别墅的鬼影/蓝玛著. —合肥: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1.3

(蓝玛侦探推理小说文库. 神探桑楚系列)

ISBN 7-5397-1903-6

I. 湖... II. 蓝...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867 号

出 版 者: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 版 者 地 址: 安徽省合肥市跃进路 1 号 230063(邮编)

图书发行部电话: (0551) 2632113, (0551) 2679983 (传真)

E-mail: ahsebwsh@mail.hf.ah.cn

策 划 编 辑: 温 媛

责 任 编 辑: 温 媛

美 术 编 辑: 黄德俊

责 任 校 对: 江 伟

装 帧 设 计: 张慈慧

插 图 作 者: 施瑞康 袁佩娜

发 行 者: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者: 合肥义兴印刷厂

版 (印) 次: 2001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50 千

印 张: 6 插 页: 4 定 价: 9.80 元

ISBN 7-5397-1903-6/I·518

凡本社图书出现倒装、缺页、脱页等质量问题,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MU LU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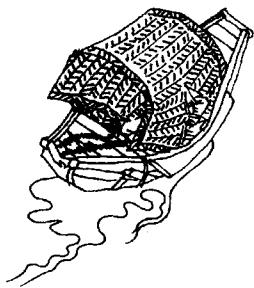
1. 一只飘摇的小木船	1
2. 绿色的浮藻	5
3. 名师与高徒	11
4. 神秘的唐公馆	16
5. 歌星珍妮	21
6. 大乖的推理	27
7. 夜明珠酒吧	33
8. 午夜电话	39
9. 星星时装店	48
10. 美丽的孤独者	54
11. 女明星失踪	60
12. 天灯节之夜	69
13. 第二起谋杀	76
14. 蓝色的花	86



15.突审黑痣	93
16.窗台上的脚印	100
17.室内进来过人	110
18.一双耐克鞋	117
19.野驴认账了	125
20.苏曼的证言	133
21.碎纸片	141
22.古舰模的下边	150
23.髻毛的解释	155
24.一组奇怪的数字	162
25.追踪与推理	170
26.真 凶	180
尾 声	189



1. 一只飘摇的小木船



发现那只飘摇的小木船时，华丽的“孔雀公主”号游轮正好驶出靠近华浦连接天湖的那段狭窄的水道，前面就是令人叹为观止的高原湖泊了——天湖，多美的名字！

游轮前头那几个叽叽喳喳的北京女孩，正指着远处濒水的那座欧式小洋楼窃窃议论，对那座神秘的建筑物非常注意。桑楚听他的学生尚天雄说过这小洋楼，似乎有许多奇怪的故事在这儿发生过，他没太留意就是了。不过说实话，那经过几十年风雨的小洋楼的确很有些神秘感。

好像叫紫薇别墅。

是的，紫薇别墅——大概就在这个时候，他发现了那只飘摇不定的小木船。游轮的前边头很大。桑楚的眼睛不由自主地眯缝起来。看，那只木船很破。没有帆，船



篷是用一张破了洞的篾席随便搭成的。“孔雀公主”号游轮推起的水波使那只木船起伏不定。

哦,好像有些不对劲儿!

桑楚的心仿佛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涌上一阵莫名其妙的骚动。这种骚动很像豹子发现了猎物。

“等等。”他习惯性地抬起一只手。

他的声音被湖面上的风吹散了,没有人发现他的异常。他凝视着那只小木船。此刻,那小船已经漂到了船尾。也许是自己太神经过敏了吧,他想。

但这个念头马上就被否定了,他相信自己的感觉。绝不会错,那木船是有点儿不对劲!

他走下船头,拍了拍轮机舱的窗玻璃:“喂,有人吗?”

汽轮机后头站起一个人来,满手油污:“捣什么乱!”

“不,我有件事。能不能停一下船?”桑楚的口气严峻了,他看看渐渐围上来的游客,轻声道:“可能发生了不幸的事情。”

周围的人都来了精神,船舱里也有人站起来看。

擦油污的手停住了:“什么?出事了!是不是东西掉进水里了?”

“不不,可能比这个还糟糕。”

“有人病了?”

“也许有人死了。”

轮机的轰鸣声慢了下来,最后停住了。

游船一片哗然,很快就跑过来一个穿白制服的,显然是个头儿。他分开众人,朝那个轮机手叫了起来:“怎么回事?为什么停船?”



一只飘摇的小木船

轮机手道：“听说有人死了。”

他朝桑楚努努嘴。那个负责人的目光转了过来，上下打量着眼前这个小老头。

这个小老头整个儿像个干茄子，一脸的沧桑。五十多岁，头发半白，其貌不扬，嘴上叼着个特大号的铜烟嘴。很难看出他的职业，也许是个领导干部，也许是个烧锅炉的。

“你……”头儿一怔，“你说死人？哪儿死人了？”

“你看。”桑楚朝船尾抬了抬手。

那只小木船静静地泊在船尾七八米远的地方，一点儿动静也没有。

没等头儿说话，围观者呼啦一家伙拥向船尾。他们费了好大劲儿才挤过去。

头儿已经开始紧张了，不安地跟着桑楚：

“你是不是看错了，怎么这么巧？这可能么？”

“可能，有可能。”桑楚的眼睛始终盯在船上。

单从外表看，这船已经有些说不过去了，破旧，实在太破旧，破旧得不像话。正常人绝不会乘坐这样的船，除非那人有病。

“你看，那木船是不是有点特别？”桑楚问。

“嗯，的确有鬼。”头儿僵硬地点点头，“可是，那好像是条空船。”

“不空。”桑楚摇头道，“你看那船身，多少有点倾斜。不说你也懂，船再破都不应该倾斜。此外你看，那船板上，有明显的拖拉过的痕迹，而且残留着一片褐色的东西。那是什么？是血。懂吗？其次，这么一条破船，肯定是久置不用的，突然漂到湖上，难道不值得怀疑么？第



三,船身明显倾斜,足见里边的重物并没有放置平稳。如果是其他物品,这么放显然是说不过去的。”

“快拿抓钩来。”那头儿喊道,越发地紧张了,“先生,你好像是干这个的?”

“一个没有出息的老警察。”桑楚道。

说话间,抓钩拿来了。所谓抓钩,只不过是一只拴有绳子的铁器,锥形,三面带倒刺。

用力将抓钩甩出去,钩子落在船篷上。用力一拉,竹席被撕开一块大口子。

满船的人顿时发出一声惊呼,他们看见一双人的脚,一双死人的脚。

静默了大约半分钟,桑楚打破了沉寂:

“马上截一条驳船,把这条出事的木船拖回去。”

头儿点点头,道:“是的,总得有人处理。不过,它既然是漂来的,往哪拖呢?”

桑楚测试了一下方位道:“从它现在的位置看,显然是从西边漂过来的,西北边。因为那里有一条水道。西风和水道的冲力,使它漂到了这里。”

“对,这个季节每个晚上都刮西风。”

游船拉响了求助的汽笛,不久便有一条驳船开过来了。说明了情况,驳船答应得很痛快,说正好要到那边去运石料。

下到木船上,桑楚很遗憾地耸耸肩膀:“完了,我的旅游到此结束。”

驳船开动的时候,有人忽然叫了起来:“嘿,那老头就是一本杂志上写的那个神探桑楚!”

桑楚笑着扬了扬手。游船鸣响了悠长的汽笛。



2. 绿色的浮藻



望着那条游船远去了，桑楚这才转过身来。他燃上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俯下身去观察那具尸体。

死者五十多岁，脸已经被砸烂了。若不是久经沙场，他很可能会被这情景吓傻的。血流得不很多，除了在船板上留下一些外，基本上集中在船舱里。

船舱比较短，加上中间横了块木板，面积更有限了。尸体紧靠一侧船沿，这正是造成船身倾斜的原因。这条船的确很久没用了，舱里舱外都是灰尘，许多地方都有被蹭过的痕迹，无疑是凶手放置尸体时留下的。这样，基本可以判定，最初的现场不在船舱里而是另一个地方。移尸，这是许多凶手惯用的手法。

必须寻找第一现场！他掏出手机给尚天雄打了个电话，让他马上带人来。



死者显然是被砸烂头部当场毙命的，身上没有其他伤痕。此人穿了件咖啡色衬衫，八成新。衬衫上有些被水弄湿的痕迹，但船舱里并没有水，的确是移尸。

经过简单的物检，桑楚从死者身上得到了如下东西：一包香烟，一串钥匙，一只没有气的普通打火机；一个小铁盒，里边装着几枚鱼钩和一卷鱼线，二十几块钱。

桑楚把这些东西一一放在船板上，进行着分析。但结果除了证明死者是个钓鱼人以外，说明不了其他问题。但是现场没有发现渔具。

第一现场应该是一个适于钓鱼的地方。

死者的裤腿上沾有不少绿色的浮藻。桑楚捏起一片，发现浮藻还是潮湿的，很圆，比鱼鳞小些。

不久，驳船靠岸了。

驳船上的人朝他大声说：“停在这里行么？我们还得去装石料。”

桑楚没有去解两船之间的绳索，而是摊开手让他们看掌心里的几片浮藻：“你们熟悉环境，能不能告诉我，哪里有这种东西？”

“这东西到处都有，有什么用？”

“当然有用。”桑楚说，“可你说到处都有，我怎么一点儿也没看到？”

对方道：“这儿水活，留不住水藻。要找得到河湾去，那儿是死水区。”

半支烟的工夫，他们进了河湾。驳船要去装货，便把木船留在石坝旁边兀自开走了。桑楚向四处张望，目光蓦地停住了——原来，不远处就是那幢造型别致的小洋楼。



绿色的浮藻

紫薇别墅。

在如此近的距离内观察这座别墅，桑楚不得不叹服它的设计者匠心独运，真漂亮！

石坝上走来一个看上去四十七八岁的汉子，挽着两只裤腿，手里拎着一捆粗绳子。

桑楚还没开口，对方先说话了：“喂，你拉着那条船干吗？想要么？想要的话，多少给几个钱。”

桑楚心头一乐：好，船主有了。

他大声说：“这条船是你的么？”

那汉子道：“是我们水闸的，前几年用它运东西，后来有汽车了，就扔在这儿没人管了。原准备劈了烧火，你想要的话，随便给点儿钱就行。要吗？”

“不要。不是不想要，是不敢要。”

“有什么不敢的。”

“你下来看看。”

那汉子咳了一声，走下了石坝。突然，他像被什么击中似的一哆嗦——他看见了船舱里的死人！

桑楚把绳子拴在一块石头上，走上前去问道：“这条船原来停在什么地方？”

那汉子吓得确不轻，声音在打颤：“西边，就是那儿。看见那棵麻栎树了么，船一直拴在树上。”

距此四五十米的地方，果然有一棵树。

“他……他怎么会死在船里呢？”

桑楚一怔：“哦，你说什么？难道你认识这个人？”

“认识，天天见他在石坝上钓鱼，大伙都叫他老六。姓什么不知道。”

“太好了，朋友，太好了！也就是说，他对你来说并不



是陌生人。你能不能现在就告诉我你是怎么认出他的？你看，他的脸朝下，你并没有看见他的长相。”

“咖啡色的衬衣，太眼熟了。”那汉子咽了口唾沫，“怪不得昨天没有见到他，原来叫人弄死了。”

“你怎么知道他是叫人弄死的？”

“这还用说，谁也没本事把自己砸死。”

“你说得太对了！”桑楚夸道，“现在你不得不等一下了，等公安局的人到来以后，你有义务向他们提供一些情况。我是说，凡是和这个人有关的。”

“成，我先去收拾一下鱼篓，马上就回来。”

汉子去后，桑楚重新走下石坝，按照对方所指的方向，来到那棵麻栎树下。

不错，第一现场肯定就在这附近！这一带是死水区，河湾里生满了浮藻，沿着一侧的河岸，弯弯曲曲地铺出很远。此处的水不会很深，各种水生植物一块一块地生得毫无章法，形成了一片如同沼泽地那样的星罗棋布的草滩。

他回过头，测试了一下这里和紫薇别墅之间的距离，大约有两百米。中间隔着一个长方形的水池，水池周围生长着一圈树型矮小，却修剪得十分整齐的雪松。沿着松树周围，有一条被人踩踏出来的土路，一头通向石坝，另一头很可能就通向紫薇别墅。

他相信，河湾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别墅里的人绝不会看不见。当然，必须是有心想看。

桑楚心里一动：对，这当中肯定有戏。

试想，水边有人正用一块石头砸另一个人的脑袋

.....



绿色的浮藻



啊！

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桑楚再一次走上石坝，向四周认真地巡视了一圈。最后，他笑了。在方圆八百米之内，只有紫薇别墅这么一座建筑。石坝的另一头有一座红砖小房，但不能住人，大概是个水闸。再远，玉女峰山脚下，是一条公路，距此有一公里之遥。

桑楚只得弯着腰沿水边往前寻找。水边岸上生着层薄薄的茸草，即便有人践踏，也很快就可以恢复原状，这给他的搜索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直到走出六七米，他才发现那里的草略微乱一些。看来，凶案就发生在这里。不光草有些乱，最主要的是，草地上还残留着一些绿色的



浮藻。

是的，那是浮藻，因为绿和绿也有不同。

他蹲下身子，轻轻地扫开浮藻。于是，他发现了自己要找的东西：血迹。

血迹很淡，显然被凶手撩水冲刷过。但是并没有冲刷干净，更没有想到会撩上这么多浮藻。

没过多久，他在现场附近发现了一个脚印。那里的草很稀，土又很软，认真看，那是一只左脚印。有些不同的是，这个脚印和一般的脚印不大一样。桑楚一拍脑袋：这个人没穿鞋！

正在这时，返回来的那汉子在石坝上叫了起来：“嗨，他们来啦！”



3. 名师与高徒



刑警队队长尚天雄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的恩师会搀和进案子里。因为老桑楚到这里来是为了休息的，名义上是即将召开的天灯节组委会的贵宾。可是怪了，应了人们对桑楚的评价：此人到哪儿，哪儿就有事。

他一看见船舱里的死尸便傻了：“老师，我真服了！你不是要坐船游天湖，然后到玉女峰去看看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哟？”

“这就是俗话所说的命不好。来吧，这摊儿交给你们了。”桑楚朝尚天雄和他的弟兄们抬抬下巴，“不过，现场我已经替你找到了。”

尚天雄从兜里掏出白手套，麻利地戴在手上，朝弟兄们招招手：“溜子，你去船上取证；小嘎，照相；大乖，你围着这一带转转，搜集一切有价值的线索，最好找一找知情者；小胡、八戒和我，搜索现场！”



桑楚暗想：这小子很有领导者的才能！

安排完毕，尚天雄朝桑楚笑道：“老师在这儿，学生都不敢干活儿了。”

桑楚点一支烟：“你干你的。这里本来就是你的辖区。需要我帮忙的时候，你尽管开口。”

说着，他向那个管水闸的汉子走去：“来，咱们聊聊！”

“听您的，您问什么我说什么。”那汉子恭顺地点着头。

“我什么也不问，光想听。”

“好好，我这就说，这就说。”那汉子抹抹嘴唇想了想，“那死者叫老六，这我刚才好像跟您说过了。他每个星期至少有五天蹲在这钓鱼。我去关水闸的时候都要经过石坝，他差不多老是蹲在豁口那儿。所以，我一看那件咖啡色的衬衣，就知道是他。不过，昨天他好像不在那儿，我没看见他。”

“后来呢？”

“后来我就去干活儿了。我和他本来就没有什么关系，因此……他死得够惨的。”

“接着说。”

“说完了，我就知道这么点儿。噢，对了，从城里到这儿有七八里的路程，他的自行车呢？”

“你怎么知道他住在城里？”

“他说过，有一次聊天时说的。对了，他是个聋子！”那汉子像发现了什么新大陆，“想起来了，我怎么连他是聋子都忘了说了！”

接下去，桑楚又从汉子嘴里了解到不少情况，归纳

